

賓退錄

四

賓退錄卷第四

大 梁 趙 與 普

班孟堅作揚雄傳獨載所爲文歷官行事顧列於贊中它傳皆不然韓退之作劉統軍碑惟書門人故吏之言而世系事實悉具於銘詞正用此體近世惟胡忠簡作趙龍學子瀟墓銘亦然誌特書世系葬日而已

龔遂自渤海徵至京師議曹王生從遂將入宮王生從後呼止遂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

臣之力也遂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王生必素知遂不能爲此言然後教之宣帝必素知遂非長者然後疑之然遂始能受王生之言而又終以實對是亦長者也已西漢兩萬石君石奮及四子俱二千石景帝號奮曰萬石君馮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八子皆二千石趙魏間榮之亦號曰萬石君又嚴延年兄弟五人俱二千石東海號其母曰

萬石嚴媪東漢有萬石秦氏唐有萬石張家
慶曆間廣西戮歐希範及其黨凡二日剖五十
有六腹宜州推官吳簡皆詳視之爲圖以傳
于世王莽誅翟義之黨使太醫尚方與巧屠
共剝剥之量度五藏以竹筵導其脉知所終
始云可以治病然其說今不傳

廣陵所刻夢溪筆談第十八卷積嬰之術注中
又倍下長得十六當作二十四併入上長得
四十六當作二十六士夫知筭術者少故莫
辨其誤漫記之

宋明帝名彧而其子後廢帝名昱元魏獻文名
弘而其子孝文名宏皆聲絕相近似當避也
周厲王名胡其七世孫僖王名胡齊尤可怪
周人以諱事神而猶有此何歟

容齋續筆云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
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注云骰盤卷白
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
醉鄉日月三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齊
擲自出手六人依采飲焉堂印本采人勸合
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於一處謂之酒

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
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幡令閃辱令拋打
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唯優伶家猶用手打
令以爲戲云以上皆洪說余謂酒令蓋好於
投壺之禮雖其制皆不同而勝飲不勝者則
一後漢賈逵亦嘗作酒令唐世最勝樂天詩
如籌插紅螺碗觥飛白玉卮打嫌調笑易飲
訝卷波遲碧籌攢米碗紅袖拂骰盤之句不
一不特如洪所云也 本朝歐陽文忠公作
九射格獨不別勝負飲酒者皆出於適然其
說云九射之格其物九爲一大侯而寓以八
侯熊當中虎居上鹿居下雕雉猿居右雁兔
魚居左而物各有籌射中其物則視籌所在
而飲之射者所以爲群居之樂也而古之君
子以爭九射之格以爲酒禍起爲爭爭而爲
歡不若不爭而樂也故無勝負無賞罰中者
不爲功則無好勝之矜不中者無所罰則無
不能之誚探籌而飲飲非觥也無所恥故射
而自中者有不得免飲而屢及者亦不得辭
所以息爭也終日爲樂而不恥不爭君子之

樂也探籌之法一物必爲三籌蓋射賓之數多少不常故多爲之籌以備也凡今賓主之數九人則人探其一八人則置其熊籌不及八人而又少則人探其一而置其餘籌可也益之以籌而人探其一或二皆可也進主人臨時之約然皆置其熊籌中則在席皆飲若一物而再中則視執籌者飲量之多少而飲器之大小亦惟主人之命若兩籌而一物者亦然凡射者一周既飲醕則飲籌而復探之籌新而屢變矢中而無情或適當之幸而

免此所以歡然爲樂而不厭也周文忠謂醉翁亭記云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恐或謂此古靈陳述古亦嘗作酒令每用紙帖子其一書司舉其二書祕閣其三書隱君子其餘書士令在座默探之得司舉則司首舉得祕閣則助司舉搜尋隱君子進於朝搜不得則司舉并祕閣自受罰酒後復增置新格聘使館主各一員若搜出隱君子則此二人伴飲二人直候隱君子出即時自陳不待尋問隱君子未出之前即不得先言違此二條各倍

罰酒注云聘使蓋賞其能聘賢之義館主兼取其館伴之義唐有昭文館學士時人號爲館主又云祕閣雖同搜訪隱君子或司舉不用其言亦不得爭權或偶失之即不得以司舉不用已言而辭同罰也然則倍罰司舉祕閣旣探得即各明言之不待人發問如違先罰一觴司舉祕閣止得三搜客滿二十人則王搜餘人探得帖子並默然若妄宣傳罰巨觴別行令古靈集載潘家山同章衡飲次行令探得隱君子爲章衡搜出賦詩云吾聞隱

君子大隱塵市間道義充諸中測度非在顏堯帝神且智知人亦孔艱勉哉二祕閣賢行如高山近歲廬陵李寶之如圭作漢法酒云漢法酒立官十曰丞相曰御史大夫曰列卿曰京兆尹曰丞相司直曰司隸校尉曰侍中曰中書令曰酒泉太守曰協律都尉拜司隸校尉者持節職舉劾劾及中書令酒泉太守者令太守以佞幸酒淫即得罪劾及侍中則司隸去節劾及京兆尹則上愛其才事留中不下皆別舉劾劾丞相司直則司直亦劾之

劾列卿則列卿自訟廷辯之罪其不直者其
劾丞相御史大夫者亦聽須先謁而後劾丞
相御史亦得罪丞相得罪則中書令酒泉太
守皆望風自劾御史得罪則惟酒泉太守自
劾司隸以不畏彊禦後若有罪以贖論若泛
劾而及丞相御史者罪司隸劾及京兆尹者
事雖留中酒泉太守亦自劾劾及中書令者
侍中自劾諸劾自劾得罪者皆降平原督郵
協律都尉歌以餞之劾及協律者下之蠶室
弦歌詩爲新聲而求幸又書其後云右酒令

也戲用漢制爲之集者止九人則缺京兆尹
八人則缺侍中七人則御史大夫行丞相事
六人則缺司直當飲者皆即飲之或未舉飲
者亦可計集者之數以爲除官之數每當飲
者予一筭除官既周視其筭以爲飲齊三筭
者即飲之二筭者與其筭等者決之一筭則
留以須後律令載所不及者比附從事云今
館閣有小酒令一卷慶曆中錦江趙景撰飲
戲助歡三卷元豐中安陽竇誦撰酒令在焉
玉籤詩一卷 皇朝知黔南縣黃鑄撰以詩

百首爲籤使探得者隨文勸酒鑄字德器柳
州人釣鼈圖一卷不知作者刻木爲鼈魚之
屬沈水中釣之以行勸罰凡四十類各有一
詩又有採珠局亦此類序稱撰人爲王公不
知其名凡三十餘類亦各有一詩又有捉卧
甕人格 皇朝李庭中撰以畢卓嵇康劉伶
阮孚山簡阮籍儀狄顏回屈原陶潛孔融陶
侃張翰李白白樂天爲目蓋與陳李之格大
同小異特各更其名耳投壺經唐上官儀嘗
奉敕刪定史玄道續注蓋采周顥郝同梁簡

文數家之書爲之司馬文正公更以新格舊
書爲之盡廢晁子止侍郎 公武郡齊讀書志
又有木射圖一卷云唐陸秉撰爲十五筍以
代侯擊地球以觸之筍飾以朱墨字以貴賤
之朱者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墨者慢傲
佞貪濫仁者勝濫者負而行賞罰焉疑亦此
具也梁王魏帝金谷蘭亭又皆於遊燕之際
以賦詩作賦不成者罰酒高續古 似孫緯略
已詳此不重出

秦會之當國決意講和虜俄背盟秦不知所措

張巨山嶧為司勳郎為代作自解之奏略曰
伊尹告成湯德無常師主善為師臣前贊議
和今請伐虜是皆主善為師如其不濟則陳
力就列不能者止當遵孔聖之訓秦大喜擢
巨山為右史而不知所引皆誤也時祕書省
寓法慧寺或大書于門云周任為孔聖太甲
作成湯秦大怒疑出於館職相繼斥去然史
記殷本紀載伊尹作咸有一德於成湯之時
則司馬子長已誤矣蔡邕引致遠恐泥新唐
書傳引以能問於不能皆以為孔子之言亦

非

漢杜延年為御史大夫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
坐卧皆易其處元魏任城王澄之子順除吏
部尚書兼右僕射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
問都令史荅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即哽塞
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唐薛元超
為中書舍人省中有盤石其祖道衡為隋內
史侍郎時嘗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泫然流
涕裴諳五世為河南諳視事未嘗敢當正處
居世官者當如此矣

晉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
歎息絕倒時人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今
流俗謂大笑爲絕倒非也

先鑑堂朝野遺事云王文正公曾相真宗呂

許公夷簡爲參知政事仁宗朝呂爲首相

王再入議論多不合王求去甚力一日上
留許公問所以處王公者呂皇恐不敢當

上再三問之曰王某先朝舊臣當得使相或
洛或許惟聖裁再問其次曰無已則大資政
或青或鄆上首肯呂甚喜出省與宋宣獻

綬分路忘相揖晚報鎖學士院諸子問皆不
答夜深獨語晦叔曰次輔均勞矣明日盛服

入朝則兩麻也呂判許州王知鄆州仁宗

聖斷如此又孔毅父平仲談苑云張鄧公呂

許公同作宰相一日朝退仁宗獨留呂公

問曰張士遜久在政府欲與一差遣出去呂

公曰士遜出入兩朝亦頗宣力仁宗曰

恩命如何呂公曰與除靜江軍節度使檢校

太傅知許州仁宗曰不虧他否呂公曰聖

恩優厚呂公既退張呂親姻也私焉曰主

上獨留公必是士遜別有差遣因祈以恩命
呂沈吟久之曰使弼使弼張亦欣然慰望是
日張公打屏閣子內物色過半矣既夕鎖院
明日早張公令院子盡般閣子內物色歸家
更不趨待漏院只就審官東院待漏既入朝
張公唯祇候宣麻呂公唯準擬押麻耳忽有
堂吏報呂公云相公知許州呂公大驚於是
張公押麻乃呂公除靜江軍節度使檢校太
傅知許州也與岑按呂夷簡張士遜同相在
天聖明道間 章獻后上僊 仁宗始親政

與夷簡謀以樞密使張耆副使夏竦范雍趙
稹參知政事陳堯佐晏殊皆 章獻所任用
悉罷之退告 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
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罷夷簡
為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及宣制
夷簡大駭不知其故素厚內侍閻文應使為
中詗久之乃知事由 皇后其後再相贊成
廢后之議實原於此談苑所載皆不合且節
度使檢校太傅而不加辨章亦非使弼文德
殿宣布惟參政一員押麻餘宰執皆不往宰

相亦不當押麻其書疑近世不知典故者所
爲必非孔氏本真至景祐四年四月夷簡自
昭文相罷爲檢校太師同平章事鎮安軍節
度使判許州王曾自集賢相罷爲尚書左僕
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當以遺事爲正初
命曾知青州旣入謝求改鄆州又僕射典州
不當云知遂貼麻改命綬時參知政事亦同
罷云第曾初拜相夷簡執政皆在乾興元年
七月時 仁宗已踐阼 真宗末年曾參知
政事夷簡知開封府而已遺事謂曾相 真

宗夷簡參知政事亦誤也

沈存中筆談云潁昌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
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
里唯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之
室之前有空地丈餘即是籬門杜生不出籬
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曾往訪之見其
人頗蕭灑自言村民無所能何爲見訪孫問
其不出門之因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
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謂不
出門也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

何足尚哉問其所以爲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以贍乃以田與兄攜妻子至此偶有鄉人借此屋遂居之唯與人擇日又賣一藥以具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自給者甚多不當更兼其利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又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無可爲也問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觀何書曰曾有人

惠一書冊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閑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何如曰村童也然質性甚淳厚未嘗妄言未嘗嬉遊唯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傍遊一步也蔡條鐵圍山叢談云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

孥能至是邪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
乎衆爭爲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迺仁
廟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於此因不復出以
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
年矣洪文敏夷堅已志云陳元忠少魏漳州
龍溪人客居南海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
趨城尚遠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
可愛主翁雖麻衫草履而舉止談對宛若士
人几案間有文籍散亂視之皆經子也陳叩
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耳亦入城

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
之因雜以它語少焉暴風雨作其二子荷蓑
負鋤歸大兒可十八九小兒十四五倚鋤前
揖人物可觀絕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
不復共談遲明陳別去至城以事留一日偶
適市見翁倉黃而行陳追詰之曰翁云十五
年不入城何爲到此曰吾以急事不容不出
問其故不肯言固問之乃大兒於關外粥果
失稅爲關吏所拘陳爲謁監征至則已捕送
郡翁與小兒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

守曰某老鈍無能全藉其子贍給若渠不勝杖則翼日乏食矣願以身代之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願代兄兄又以罪在己甘心焉三人爭不決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翁叱之兒必欲前郡守頗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元係帶職正郎宣和間累典州郡翁急拽其衣使退曰兒狂妄言守詢誥敕在否兒曰見作一束寘甕中埋於山下守立遣吏隨兒發取果得之即延翁上坐謝而釋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三事略相似世之

慕紛華汨利祿事表襮者聞其風泚其頽矣杜生真有道之士南安翁棄官而晦其迹亦人所難能順昌山中主人避世者耳南安翁大兒不能保身幾禍其父其亦有愧於杜生之子矣

顏之推家訓云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爲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之推北齊人逮今幾七百年稱

家祖者復紛紛皆是名家望族亦所不免家父之稱俗輩亦多有之但家公家母之名少耳山簡謂年幾三十不爲家公所知蓋指其父非祖也

吳曾能改齋漫錄云 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辯聲聞御前 仁宗召問之曰甲言貴賤在命乙言貴賤由至尊 帝默然即以二小金合各書數字藏於中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封祕甚嚴先命乙攜一往內東門司約及半道命甲攜一繼往無何內東門

司保奏甲推恩 仁宗怪問之乃是乙至半道足跌傷甚莫能行甲遂先到與岑按唐張鷟朝野僉載魏徵爲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參時徵方寢二人牕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聞之遂作一書遺由此老翁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一負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者送書明日引注由老翁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徵怪而問焉具以實對乃歎曰官職祿料由天者蓋不虛也二事蓋只一事曾傳聞之誤

耳聖君賢相一頓一笑猶當愛之豈肯激於一夫之言而輕用慶賞鄭公之事已不足信而我 仁宗皇帝豈爲是哉

開禧丙寅眉州重修圖經號江鄉志末卷雜記門云佛日大師宗杲每住名山七月遇蘇文忠忌日必集其徒修供以薦嘗謂張子韶侍郎曰老僧東坡後身張曰師筆端有大辯才非老先生而何鄉僧可昇在徑山爲侍者親聞此語今按杲年譜蓋生於元祐四年己巳而東坡卒於建中靖國元年辛巳此時杲已十三歲矣杲平生尊敬東坡忌日修供或有之必無後身之說可昇之妄也

封國公者先小國次國後大國已至大國者許於本等內改封 國朝之制也洪忠宣以子貴追封鄒徙封衛乾道三年十二月改封魏矣至七年四月又再封魏其誥前銜稱贈太師追封魏國公後又云可特追封魏國公餘如故范文穆行詞略云魏大名也其命維新或謂既不改封他國何必命詞給告他人未見有重複如此者然余讀許崧老翰外制

有大禮封贈曾祖追封楊楚國公贈太師者
逸其姓名注云元贈太師追封楊楚今再封
制略曰封兼楊楚位極公師雖寵數不可以
復加而申命用昭其無斁則知已有前比矣
後漢陳寵傳云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
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又隋
書牛弘傳云今十一月不以黃鍾為宮十三
月不以太簇為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
則知正月亦可稱十三月魯氏自備但記陳
寵一事云

今世男子初入學多用五歲或七歲蓋俗有男
忌雙女忌隻之說以至笄冠亦然按北齊書
李渾弟繪傳繪年六歲便自願入學家人以
偶年俗忌約而弗許伺其伯姊筆牘之閑而
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章內外異之則其來
久矣

陶穀五代亂紀載黃巢遁免後祝髮為浮屠有
詩云三十年前草上飛鐵衣着盡着僧衣天
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欄看落暉近世王仲
言亦信之筆于揮麈錄殊不知此乃以元微

之智度師詩竄易磔裂合二爲一元集可致也其一云四十年前馬上飛功名藏盡擁禪衣石榴園下擒生處獨自閑行獨自歸其二云三陷思明三突圍鐵衣拋盡納禪衣天津橋上無人識閑凭欄干望落暉

齊已折楊柳詞穠低似中陶潛酒軟極如傷宋玉風以中酒之中爲去聲於義爲長徐邈中聖人三國志旣無音未可懸斷爲平聲也

母持布鼓過雷門漢王尊語師古注謂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

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爲鼓故無聲曾文清詩敗鼓無聲強自撾不堪持過阿香家似用王語點化而誤以雷門爲雷霆之雷洪文敏續筆謂城門名用一字者爲雅馴歷舉左氏公羊諸書所載亦獨遺此

鮑明遠行路難首云奉君金卮之美酒瑇瑁玉匣之瑤琴七絳芙蓉之羽帳九華蒲萄之錦衾黃魯直送王郎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纍秋菊之英贈君以黔川點漆之墨送君以陽關墮淚之聲正用其體

漢儋耳郡本朱崖之地唐爲儋州 本朝爲昌
化軍中國極南之地也山海經儋耳之國在
大荒北任姓禺號子食穀北海之渚中郭景
純注云其人耳大下儋垂在肩上朱崖儋耳
鏤畫其耳亦以放之也呂氏春秋審分覽任
數篇亦曰東至開梧南撫多顛西服壽靡北
懷儋耳高誘注云北極之國又恃君覽云鴈
門之北鷹隼所鷙須窺之國饕餮窮竒之地
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無君注云北方狄無
君者也則是極北別有一儋耳朱崖之名蓋

晚出云

須遠錄四

十九

古今論天體者言人人殊然天主乎動地主乎
靜未有謂地動者也惟考靈耀曰地有四遊
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
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恒動不止譬如
人在舟而坐舟行而人不覺其說獨異

陸放翁入蜀記載其入沌後見舟人焚香祈神
云告紅頭須小使頭長年三老莫令錯呼錯
喚問何謂長年三老云梢工是也長讀如長
幼之長乃知老杜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

錢高浪中之語蓋如此因問何謂攤錢云博也按梁冀能意錢之戲注云即攤錢也則攤錢之爲博亦信矣予以世人讀杜詩者多以長字爲平聲故載陸語

賓退錄卷第四



